

# 苦难生活的诗学想象与叙述

——论白连春的诗歌创作

张羽华,何英<sup>①</sup>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重庆涪陵408100)

**[摘要]** 白连春是当代诗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体。通过对白连春诗歌的全面解读,认为白连春诗歌主要体现在对乡村与城市生活的苦难叙述和庄稼的礼赞方面,表达了诗人对苦难生活的真切体验和人民性的深刻理解,折射出作为一个底层农民游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所经历的苦难生活的关注力度和叙述能力,表现出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 白连春; 诗歌; 苦难; 庄稼; 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6-0102-05

“在新世纪文学中,作家笔下对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审美表现,总是无法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不能让人体验到一种深度存在,也就是说不能创造一种高度,无法令读者获得满足感。人们从作品中看不到新的经验,文学给予读者的甚至还不如读者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生活来得精彩,更富有戏剧性;或者不如读者自己的生活更痛彻,更有悲剧感。”<sup>[1]</sup>这正道出了新世纪诗歌创作的某种本质之处。白连春作为一位行走在路上的诗歌写作者,尽力去书写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为农民代言,用最朴素的文字表达最真挚的情感,这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的是,在白连春的诗歌中到处浸满了泥土的清香,噙满了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泪水。他以农民诗人的视角,在整个诗坛开拓了属于底层人民生活现状的天地,用血和泪书写着自己的青春和底层人民的生存命运。在诗人白连春看来,并非“生活只是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又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sup>[2]</sup>处于人生痛苦的他,看似徒劳地寻找这种形式,但是白连春却意外地将人生体验到的各种生活形式付诸诗歌中,这提升了诗歌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从而深化了诗歌的审美内涵。

## 一 乡村与城市经验的苦难叙述

白连春作为底层诗歌写作者,在其诗学内涵中,

始终饱蘸着与农民、庄稼、土地浓烈的情感关系。他总是用普通的事物在寄情,却能巧妙地以小见大,在平凡的事物中看到他所表达的别样情感,尤其是书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揭示出生活的艰苦与无奈,赞美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纵使生活给他们以创伤,他们都能笑着接受,勇敢面对人生。就像他在诗歌中写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饥饿/一个村庄的饥饿/而是一个民族的饥饿/黑暗无边/土豆至今未迷路/是一个人的灵魂在指导”(《土豆》)。在李犁的诗歌《土豆》中,诗人通过城乡的对比,对土豆给予高度的歌颂,而在非非主义诗人何小竹的诗歌《土豆》中,土豆更显得日常化和生活化,消除了其本质意义。但是白连春在《土豆》这首诗歌中,更多的是给予土豆的生命意义。土豆在城市里,或许是一种原生态的食物,但是在底层人生活中是赖以生存的粮食之一。诗人自始至终在写作中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富有灵性和动感,善于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祛除知识分子话语的庞杂与雄辩的力度,不失细节地刻画出农民的苦难心态,运用朴素的汉语言文字写出了底层劳动者带有泥土气息的悲哀和艰难。

诗歌看似写系列的庄稼,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品味,不难看出,诗人以底层农民与庄稼的亲密关系揭示出农民的疾苦,写出了农民生存的苦难,揭示出了他们敢于面对苦难,接受苦难的美好心灵世界。“一切都凝固不动/时间/也仿佛不存在/但是杨燕

**[收稿日期]** 2016-09-20

**[基金项目]** 长江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博士资助项目“当代西南地区多民族文学生态研究”资助(编号:2013KYQD04)

**[作者简介]** 张羽华(1977-),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sup>①</sup>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学生。

麦子一个劲的青/听不到一丁点悲哀/泥土把天空覆盖//在这深沉和荒凉的夜晚/杨燕麦子青了/黎明随着薄光到来”(《杨燕麦子》)。底层农民从来不会抱怨生活给他们以伤痛,他们在平凡的劳动中演绎着平凡的生活,以坚韧的执著精神坦然地面对生活。诗人用普通的事物讲述着他们的生活故事,让读者看到了这些微尘般的农民,在充斥着那么多苦难的同时依旧想铸就华美生活的景愿。

令人深思的是,我们缕述白连春诗歌中执意的苦难精神,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都执迷于这种沉闷的气息,反而充满人性的亮色。要知道如果一部诗集只是单纯的展示底层人民生活苦难是完全不够的,关键是要写出在苦难生活面前,人的精神态度和敢于面对生活的毅力与勇气。“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天已经黑了/这个农民努力忍住黄昏//天地间巨大的烈火燃烧的灰烬/尽可能让缓慢升起的月亮挂在树枝上/再明亮一些//温暖庄稼的梦”(《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天还没》)。底层农民几乎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充满希望地播种,满身疲惫地戴月锄归。他们是辛勤劳作的一代,保持着底层人民朴素、勤劳的品质,默默地追寻着人生的大地之梦。“世界静悄悄的/这一个农民也是静悄悄的//伺候着庄稼/不唱歌/不叫喊/不说话(《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田野》)。正是因为他们坚守民间精神,才能让我们看到在一塌糊涂的世俗生活中仍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诗往往是一时代思绪、智慧与情感水准的标志。诗也往往是社会生活搏动的敏锐导体。”<sup>[3]</sup>“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不像铜像/却近乎一根骨头的裸体/腰一次次弯下/手始终紧紧握住锄/把昨夜的痛给伤口//今晨的冷给风//明天的死给泥土/血/肉/以及皮肤给父亲母亲/脸和未来给儿子和女儿/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给千千万万的陌生人”(《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由此》)。农民的生活是漫长而艰辛的,漫长到他们的整个人生。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是苦难的,反抗是无奈的,憧憬是带有瑕疵的,这种无声无言的挣扎,不知嵌满了多少黑夜的泪水,现实生活的利刃不知在他们身上留下过多少痕迹。“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整个人间对一个农民的//辛苦劳作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一个农民在人间的孤独/根本就是我们要爱的地球在宇宙的孤独/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一个农民在贫穷和落后的村庄里//同他的庄稼一起自生自灭/一直生活在时代的边疆/一直在世界和泥土的中央”(《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本身》)。诗人的贫穷

因为诗歌而富有韧性和毅力,“生为穷人,我努力劳动获得一日三餐/生为病人,我承受该承受的苦难/我抱着骨头,在风雨中摇晃/我一声不吭,抓紧脚下生我的土地”(《我很穷,又病了,然而有诗》)。“一个农妇在秋天的深夜压低了哭泣/就是死,我也要死得像一个诗人”(《就是死,我也要死得像一个诗人》),这体现出诗人对苦难的深切体悟与认同。

一般来说,诗人与农民这种关系,往往是隔离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的诗歌写作语境中,很多诗人渐渐地淡化了土地的记忆,把目光转向大都市日常生活的书写,尽情地荡漾在欲望的世俗生活中。白连春不同之处,他具有其他诗人无法相比的优势,直接将乡村的苦难生活化解为诗歌的审美艺术内涵。同时,诗歌对词语的运用是无功利性的,但是农民词语的内在丰富性无疑充实了白连春诗歌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品格。

白连春曾在《北京文学》做过编辑,到过广东、河南、河北等地方,几乎用血和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使生活充满了丰富的意义。“道路或‘生活之路’表征一个人物生命中的插曲,赋予每个转折点或交叉点以意义。”<sup>[4]</sup>这么一个自由的行者,在其行走中虽感受着生命的疼痛,但却为诗歌创作增添了艺术色彩和无穷的魅力。诗人将自己最美好的情感溅在纸上,写出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将那些犹如刺扎在诗人身上的磨难一笔一划地刻写在诗歌中,进行一次次精神的无限漫游。为这个经受灵魂疼痛漂泊者而疼惜,“我”虽然“十分疲惫,但是满怀激情”(《一个手里紧紧地攥着火车票的人》)。诗人曾踏遍世界,如今回归故乡,纵使现在是又老又病,但却不屈不挠,“我不投降/虽然我又穷又有病又老/生为诗人守候心灵不向肉体 and 世俗投降/生为人/芸芸众生之一/绝不向//权利、暴力/及一切丑恶势力投降”(《我不投降,虽然我又穷又有病又老》)。在这物质比较富足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时代,一个带着泥土气息嵌满泪水的行吟的农民用着嘶哑的喉咙在呐喊,为生命的不屈而吟唱。

白连春在艰难的环境中感受生活,顽强地迎接苦难。“我站在这台机器的后面/用脸上//滚烫的汗水/迎着整个世界/我站在这台机器的后面/用小小的拼命扭动着的肉体迎着//这整个巨大的铁和商品的世界”(《我站在这台机器后面,用脸上》),打工人的心声让他不知今天会在哪里奔波,在哪里离开,明天又将去往哪里。一个想行走又因生存所迫不能行走的人,在不公的社会泥土中发芽成长,感受对生命的无奈,但又不得不向前迈进。这样的愤怒在诗

人看来虽有羞愧,但于人生无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很羞愧/曾经怨过恨过离开过/我很羞愧/曾经因为贫穷放弃过/我很羞愧/曾经冷漠/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曾经懒惰/无所事事/自甘堕落/曾经荒芜/醉生梦死/虚度一段大好光阴”(《我很羞愧,曾经怨过恨过离开过》)。这些虽是作者后来的悔恨之说,却无疑是他内心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一度向“以前”看,怀念那赤着脚在大地上行走的时光,“大地上全是泥/泥土上全是青草/没有碎玻璃铁刨花塑料制品/更没有化工厂污染的脏水”(《我不投降》)。这两行简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渴望,渴望一种和谐安逸的生活,生活也许不需要太多的碎玻璃,只需富有泥土气息平静与坦然。

白连春在经历着这段用生命呐喊的岁月中,用那眼角的泪滴,找到了人生前进的方向。如一辆火车奔跑在大地上“疯狂的开/为了//完成一首诗/我在萤火虫的背上//开了四十年/当我撞进无边的黑暗/多么真实/生活的光芒朝我滚滚而来”(《我是一列火车,在蚂蚁的脚背上》)。他将自己视为蚂蚁,走在街上“怀里紧紧抱着一粒草籽/巨大的幸福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小/蚂蚁的时间没有宽恕和安慰/没有怨和恨/只有爱/全心全意地爱”(《一只蚂蚁来到城市,走在街上》)。

他在行走中的感受是幸福的,虽有眼泪,却也是默默地擦干,继续寻找人生的终极价值。“流着泪,我走在大街上/不是刻意//让你看见我的伤/好同情我/是因为即使受了伤我也要前进/我默默地流着泪/用泪抚摸着伤/就这样/我一边//抚摸着伤一边前进”(《流着泪我走在大街上,不是刻意》)。作者将自己行走的真实行踪和内心的感受描摹出来,就是为了展现一种生命的张力、一种存于世间的的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珍藏全世界最后一盏青草的灯”(《其实,我是一块小小的冰冷的石头》),没有寒冷,因为一切都是温暖的。

## 二 以庄稼作为生命的元素构建诗歌的理想世界

诗歌与乡村,这个不可调和又十分粘连的两个词语,对于一个农民——白连春,一个将自己全部情感融入大地的诗人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人生当然多是苦难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抛弃对生命的根本——对庄稼的诅咒和谩骂,相反,他们怀着感恩,表达出对庄稼无限地赞美。白连春,一个农民写他自己的庄稼,用“一座又苦又咸的海,浓缩”(《稻》)一生对庄稼的挚爱与歌颂。可以说,作为一个对土地敏感的诗人,白连春几乎把

所有的情感投入到对庄稼的汁液中,抒发着永远表达不尽的情怀。白连春或许深刻地意识到:“诗歌的真正目的是将重心放在生活形式(生存状况,生存境遇)上,来达到给予灵魂状态一个形式的目的。”<sup>[5]</sup>对庄稼的感悟与理解,应该是白连春对生活体验和生存状况的心路历程的必然途径。庄稼给诗人生命的元素,给诗人生命的动力,甚至是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白连春一系列的诗歌中,比如《稻》、《稻草》、《芹》、《藕》、《葵》、《桑》、《芥子》、《茄子》、《豆子》、《南瓜》、《青菜》、《白菜》、《红苕》、《土豆》、《包谷》、《高粱》、《麦子》等。“读白连春的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阳光的热度,汗水和泪水在脸上的流淌,玉米棒子划破肩膀的疼痛,历代劳动者的痛苦、希望以及从逆光劳作中流出来的痛苦的声音。他以圣洁的情感感恩土地和土地上的庄稼、劳动者及亲人,对他笔下的人与事饱含着悲悯和同情。”<sup>[6]</sup>

白连春回到家乡甘愿当一个在田地里伺候庄稼的农民,在他的眼里“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这是全世界最神圣的事业/整个人间最平凡的事业/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这是全世界//最无价的事业/整个人间最有爱的事业”(《一个农民在地里伺候庄稼,这是全世界》)。同时他也感恩庄稼结出的食物给了他生命,庄稼散发的芬芳激活了他创作的思维。“那是养人的奶/埋在泥土里的乳汁/日益成熟/等到我们饥饿才//把自己拿出来”(《红苕》)。“结出稻/是人活命的粮食/堆在牛栏/是牛活命的粮食/干了//盖房/给人遮风避雨/燃烧//给人煮饭/炊烟随风飘散/剩下灰//拿来肥田”(《稻草》)。这种普通的稻草,从它的生到死,都是在奉献着自己,将自己每一个细胞的价值都给了人类。“我爱她长且瘦的腿/她碧绿的身子//干净透明/每天早上/她的睫毛上//都挂满亮晶晶的露珠/像精灵/每一滴都让我出神/总是让我的心//湿漉漉的”(《芹》)。作者不仅赞美了芹菜干净透明的灵魂,更是借此表明了自己也在芹菜的品质影响下正视了自己的人生,净化了自己“污浊”的灵魂。

庄稼不仅给了他生命,同时还给了他心灵的慰藉。每当写作遇到困境时,庄稼草木从来没有嫌弃过他,让他在庄稼草木下“避难”,遇到不公就在一棵草下躺下,总能在草下找到破解人生的答案。一棵草,给人以力量,也陪伴着人“大地上/有多少颗草就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棵草/一棵草其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其实就是一棵草/草陪伴着人/人陪伴着草/绿了又绿/生了又生/遍布整个世界”(《大地上,一棵草陪伴一个人一生》)。在

所有诗歌中,诗人不仅认同一棵草的存在价值,更将它们视为顽强生命的标志。“冬天/用稻草铺床/夜再冷也暖了/空气里弥漫着大地的味道/稻草构成了人的全部/人叫草民/易朽也易生”(《稻草》)。庄稼草木是生命和艺术的源泉,小事物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升华,俨然成为他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首首庄稼的赞歌无不是诗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肯定。可以说“这些作品的感人和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写作者通过自己的发现和书写来实现对劳动与劳动者价值的一种伦理的捍卫,并由此完成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和提升。”<sup>[7]</sup>

### 三 白连春诗歌写作的美学价值

新时期以来,诗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较大的写作偏向。20世纪80年代初期诗歌承担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呼唤真实和重建诗歌传统,对历史给这一代人造成的伤害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诗歌写作者以叛逆的精神指向人性与理想等启蒙观念的层面,发出对生命与宇宙存在的追问。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走向另一层价值取向。告别北岛和舒婷的时代,成为这一代诗人集体的声音。诗人在众声喧哗中大张旗鼓地喊出“你不来和我同居”,进而消解文化与颠覆崇高。20世纪90年代,诗歌在经历一番喧哗与躁动之后,暂时处于沉静状态,朝着两个向度进行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作为思潮的特征基本消失,个人化的诗歌叙事浮出水面,个人化写作的价值立场得到进一步延展。

纵观新时期诗歌写作的脉络,我们会不自觉地发现,诗歌在从政治禁锢中解放出来,得到了极大的艺术升华,但是诗歌始终与底层民众若即若离,诗歌写作的平民化立场被消解。进入新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全面发展,城镇化的加速,诗人捕捉到一批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并以真切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思考,写出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体现出较强的人民性。“人民性”是一个和“左翼文学”及“社会主义文学”相关联的概念,在当下语境中,它指涉在等级结构中居于次等地位的最大多数人群,它体现的是一种对集体性苦难的关注能力。”<sup>[8]</sup>

诗歌写作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形象本身是难以表现的,它通过叙事的空缺强加于人,空缺给叙事赋予了一种追溯的意义。因此,必须求助于诗学虚构来展示,或更确切地说,来暗示本质上属于阴影的东西:底层人的灰暗群众。”<sup>[9]</sup>书写底层人民的生活,最主要的是以诗意般的智慧和哲理来形

塑底层人民的形象。可以说,白连春的诗歌在当下是真正体现了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而且把这一群人的精神气质和劳苦之痛,彻底地表述出来,赋予一定的现实意义。

白连春的诗歌创作,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感情,将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学的人民性总是有强大的时代背景,反映了文学和人民的密切联系,体现了人民生活最本质的方面,表达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历史期望。作家和诗人显然对人民寄寓了深切的同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从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sup>[10]</sup>在他的笔下农村是诗人的温床,孕育了无数首农民诗歌,首首情感炽热。“这颗星球一个叫沙湾的地方/不是大地上唯一悲伤的村庄/我纵然写诗/也不是大地上//唯一悲伤的诗人/一棵青草下住着我/还住着蚂蚁/蚯蚓/田鼠和屎壳郎,我们就是青草养育的一家/这颗星球一个叫沙湾的地方/一棵青草把我的根深深扎在世界的中央”(《这颗星球一个叫沙湾的地方》)。虽然这首诗用平凡的文字描述了一个小村庄的生存境况,但却让人感受到这只是中国一个个农村的缩影,“悲伤的村庄”,用人的情怀去表现村庄的悲哀,这是何其不幸。

白连春真真实实地表现了一个村庄的生存环境,写出了对这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生活不幸与怜悯,更是写出了这群农民为我们这个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却被一些作家漠视。“修楼前/工人和农民把地面挖开/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埋进去/这个工作叫打基础/每天/我们祖国到处都在搞基础修建/到处都有很多工人和农民把自己埋进地面之下//打基础/就这样/我们的祖国升腾了”(《一幢楼,我们只看到地面之上的》)。祖国升腾了,可这群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人却没有升腾,还是在默默地为国家的继续腾飞付出血汗。

白连春代表着整个农民群体对社会的无情发起的呐喊,无声地控诉。“菩萨保佑中国/保佑中国起得//最早的人/在城里是环卫工人/在乡村/则是每一家的父亲/环卫工人打扫落叶清理垃圾/父亲唤醒庄稼和大地一起呼吸新鲜空气”(《菩萨保佑中国,保佑中国起得》)。虽说是将中国老一辈的思想“自我安慰”“万事求菩萨”运用到了诗歌中,但却不让人读了感觉是消极落后的思想,更多的是同情、怜悯,在中国这样的人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只是平静地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最为朴素的人生之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人是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个底层人民恶劣的生存状况,借此唤起人们对这群默默无闻的人的关注、同情、尊重。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不知有多少背井离乡的农民,他们被迫告别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为没有文化和所谓的“背景”,在城里很难得到尊重和找到很好的工作,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去做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受到最鄙夷的目光,这是这个社会的文化之痛,祖国的人格之痛,一座城市的故乡之痛,这些漂泊者、异乡人的痛,白连春都通过自己的诗讲述出来。“这个街上卖烤红薯的女人满脸笑容/比烤红薯还香/这个鞋匠/一条腿空空荡荡/风雨无阻/天天准时出现在街口/这个捡破烂的老人/手很黑/脸很黑/头发却很白”“这些扫大街和厕所的人都是孤独贫穷的”(《到处是金子,孤独的,贫穷的》)。这首诗写得很有苍凉感,将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表露无遗,字里行间充满入微的观察和真情的体现。

除此之外,底层文学的人民性还需要与外界有所交流,不是纯粹的自我体验,白连春用以物抒情、细节描写的方法在诗歌中与外界交流。“一个手里紧紧攥着火车票的人/他漂泊的理想和幸福都那么小/一把青草的刷子用血汗和泪//擦净了城市这一块巨大的铁上的锈/现在/他要回到故乡/用故乡的泥土医治伤”(《一个手里紧紧攥着火车票的人》)。一个攥字,是所有农民工在等车时的一种状态,只要你在车站里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农民工握着的不是——张车票,而是生命苦难的表征。白连春笔下的“火车票”“一把青草”“刷子”都是为了引发思考而选取的意象,恰与外界的人们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我埋葬在她的一寸土地/深深地/从一出生/在她的一寸土地/我就交出了我的命运/我是自豪的/更是干净的”(《一寸土地》)。“爬/只是爬/一直爬/我把家安在这里/东边太阳/西边高原/南边海/北边雪/我把这里//叫作蜗牛的祖国/世界很大很美/很多地方都很富裕/然而我的爱很小”(《蜗牛》)。土地、蜗牛等等事物都是白连春诗歌与外界沟通的媒介,他的诗歌灵感来源于外界事物,却又通过事物将情感传递给外界,将很小、很平常的事物赋

予他们独特的内涵,让他们展现出应有的意义,这是艺术回归本真的表现。

诗歌“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而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sup>[11]</sup>。白连春,作为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独立吟唱的诗人,不仅体现出诗歌充满苦难的美感意识,而且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激发我们去体悟诗歌的审美价值。可以说,白连春的每一首诗歌所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体现出诗人独到的诗歌艺术审美特色。这种将植根于泥土中的艺术挖掘到文坛中的人是了不起的,毕生为底层人民代言的精神和追求是永存的。底层文人,农民诗人的白连春,用自己的所有爱着农村和土地,始终记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身上具有农民的气息,就应该为自己代表的群众代言。白连春亲身体验农村生活,亲密接触大地草木,让诗歌充满生命的质感,“从而转化为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sup>[12]</sup>。

#### [参考文献]

- [1] 张光芒.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127.
- [2] [法]加缪.置于苦难与阳光之间[M].杜小真,顾嘉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113.
- [3] 杨匡汉.中国新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2.
- [4]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7.
- [5] 敬文东.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
- [6] 张羽华.特立行吟的“苦瓜”诗人——白连春诗歌创作鸟瞰[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9):64-70,134.
- [7] 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9.
- [8] 胡少卿.当下诗歌中的“人民性”及其启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4):36-41.
- [9] [法]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3-124.
- [10]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J].文学评论,2005(2):112-120.
- [11] 梁宗岱.诗与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14.
- [12] 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471.